



好书精读

贾为《起飞，大鸟》：

带着爱和悲悯，在想象中飞翔

□李浩

认识贾为始于她的低幼绘本《老轮胎》，令我意外的是它的故事结构，那么简单的讲述中竟然蕴藏了丰富的波折，总在你以为可以停止的点上又有推进。更令我有所触动的是它的“气息”，弥漫在文本中的、与一般童话绘本完全不同的气息让我惊艳，让我反复回味——其中竟然有一丝丝的“苍凉”，被包含在童真的温暖中。

再次阅读贾为是另一部长篇《织水》，我觉得我遇到的是另一个贾为，在这里，她的语言方式和故事讲述都与《老轮胎》不同，有沉重也有晶莹，有细节也有骤然的飞跃……我再次记住了她的变化，而这变化也是让我欣喜的。一个作家，有越多的不同就会越让人期待，越多的不同，说明他在尝试冒险和变化——一个好作家不应只有一条路径、一种方式，即使这种方式足够成熟。是故，当我拿到《起飞，大鸟》的那一刻就充满期待，我猜想，贾为是不是又有新的不同？她在这里，将为我们建构一个怎样的新世界？

果然，贾为在《起飞，大鸟》的故事中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充满真切、充满幻想又充满着诗性和“苍凉的温暖”的新世界。这里的所有故事都根植于“地域”，有记忆的、现实的、生活的、风情的丰富纳入，这一部分她做得扎实细致，更能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里的所有故事都是想象的产物，一座小岛可以在夜间腾空飞起，月亮是白色小鸟变成的，而野鸭们在另一座岛上建起了“小四门寨”，它们熟悉小鱼也熟悉“我”小鱼的爷爷，而那个吸引着小鱼，让小鱼有倾向的戏班子，其中的演员竟然是油亮亮的鸬鹚、鸳鸯和小野鸭，大喜鹊、黄鹂和夜莺子——而唱过《蝴蝶杯》的主角儿，竟然是小鱼的那只猫！米兰·昆德拉在谈及卡夫卡的小说时曾说过，许多作家尝试在自己的文本中建立一个现实和梦境相融合的世界，但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做到。

在我看来，贾为的《起飞，大鸟》也做到了。她写下属于白洋淀地域的风土人情，甚至在童话中写下了具体的死亡，写下水波、船只和戏台，写下水乡的房屋、寨子和苇荡，这一部分她是落实的，把源于生活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她也在这份坚实中埋入了突然飞升的力量，尽管我说的是突然，却丝毫不让人感到突然或突兀——“将现实

和梦境融合”的难度就在于此，极度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但贾为在《起飞，大鸟》中处理得轻松自如。事实上，诸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注意到地域因素、现实因素和想象因素的融合，但真能如此浑然地完成，却是少之又少。

在创作谈中贾为曾经自承，她写下的这些篇什都“源自于生活”，甚至向我们指认“鸟太太”的原型。处理生活和现实故事对于作家来说应是基础的看家本领，在《起飞，大鸟》的三篇故事中，真正让我感觉耳目一新的是贾为以现实和记忆为基展现出丰沛、充盈的想象力，是故事中中层腾跃的飞翔感。在一篇旧文字中我曾谈过在我看来小说写作的“理想状态”：它取自于树根，是从大地和泥土的深入中取出的坚实的埋藏的部分，有着属于生活和日常的一切“本质”性的属性；然而这个根雕要雕出的却是飞鸟，是在“上空”向高处和更远处飞翔的渴望。倘若银币的两面，生活与生命的深入感和虚构的幻想感需要同时存在，并且同时强劲——贾为的《起飞，大鸟》可以说是做到了“双重满足”，而我更愿意强调她在这里展现出的想象力，那种几乎发挥到极致的“致幻能力”。

在《起飞，大鸟》中，贾为让自己“强大的虚构”产生出真实，她相信，进而我们也与她一并相信：世界可以如此，世界应当如此，世界本来如此。在我的感觉中，贾为之所以能

完成“将现实和梦境融合”，并且做得如此融合贴切，是因为贾为身上存有真正未泯的童心，她相信她眼前的一切都具有飞翔感，这里所有的幻觉和想象都与她心底的真情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想象力对她而言可能并不是刻意的“植入”，而是源自于天性和本真，是能够信手拈来的自然之物。或许如此，太阳落进水里之后奶奶留给小鱼的凉水会是甜蜜的“橘子汁”，而太阳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它又变成了水；在空中飞翔的白鸟会“突然停在半空，抱紧了翅膀，头扎进怀里，收回双脚”，并发起光来——“它，它，变成了月亮”。

贾为建立的是一个亦真亦幻的奇妙世界，一个就连小鸟也可以飞到空中的童话世界，一个所有的可见都可能“变成另一个”的互通的世界。她为我们撬开坚硬的、冰冷的“这个世界”的一角，让我们进入到毛茸茸的意外、奇妙和幻觉之中，让我们与故事的主人公小鱼一起体味。体味来自于生活和日常的诗性、天真，体味人情中可能的和可以的温暖，体味在故事的汁液中浸润着的良善和悲悯，而这些正是贾为在她的故事中所着力赋予的。

需要特别说明，我喜欢贾为的写作，其中最打动我、让我感觉自己的神经末梢都一点点张开的，就是贾为在她创造的世界里的良善和悲悯，是对那些弱的、小的、老的和失去的内在悲悯，她以一种柔和、温暖和善意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和生活，并使它们笼罩于光中。说实话，这是一个“我希望我在”的世界，是“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在”的世界，是一个我和我们渴望能真实建立起来的世界。我们知道贾为建立的是一个幻想和幻觉的世界，我们愿意相信，那种浸润其中的良善和悲悯更具有说服的力量。有作家说，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无疑，贾为在她的《起飞，大鸟》中所做的就是“补充”，《老轮胎》也



《起飞，大鸟》插图

短评

翻开郑岩著、李星明绘的《小石匠：云冈的故事》，读者不禁会被它既轻盈又不乏厚重的艺术特质所打动。精妙的绘画叙事配合简短的文字故事，不仅从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云冈石窟的来龙与去脉，更蕴藏着传递华夏匠心的气魄和真诚。方寸之间，格局之大，令人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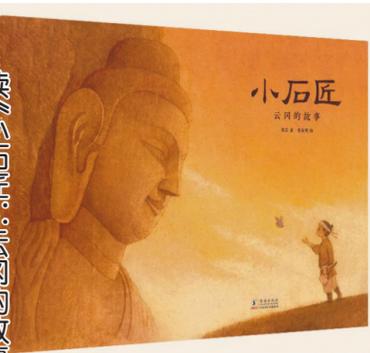
故事本身聚焦中国的能工巧匠，主角是云冈石窟早期的开凿者之一——小石匠。公元460年，年幼的他跟随师父从西北姑藏来到平城西郊，开启了斩山开洞、打造佛像的一段历史。书中没有直接表现他们工作的艰辛与枯燥，但是远景的点滴变化，人物的遒劲身姿，以及餐风露宿的场景，都在诉说着他们的寂寞与辉煌。在日复一日的持守中，他们一凿一铲，一代又一代，在绵延1000多米的山岩上，刻出了大小造像59000余尊，创造了享誉世界的云冈石窟。人物虽为虚构，映射的历史却绝对真实。在故事的推进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匠人，更读出了一部由无数无名者书写而成的大历史。矢志不渝，认真工作，忍人之所不能忍，就是凭借这份“匠心”，他们虽然淹没在了时间的洪流中，却锻造了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

为了准确还原这些曾经鲜活的存在和历史，学者郑岩潜心钻研，以做论文的严谨态度打造故事。以佛像的雕凿过程为例，作者写道：“他们要开凿五个大洞窟。第一步是‘斩山’，在山脚切出一个笔直的立面。第二步是向深处开凿洞窟。开出的巨石被运到城里，用来建造宫殿和寺院。”“老石匠遵循古法，一凿一铲地从上往下雕刻。大像的身体还没有轮廓，头部却已经逐渐清晰。”作者以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为依据，详细而科学地复原了云冈石窟选址、斩山、开窟造像的技术程序。

再如，作者对佛像艺术的本土化过程也做了精准的复现。云冈石窟早期的佛像主要受古代印度健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大佛高鼻深目，脸型丰满，双肩平展，保留着许多异域色彩，这就是故事中所说的“古法”。公元465年，北魏文帝拓跋焘去世后，文明太后太后

小绘本里的大历史

读《小石匠：云冈的故事》 □尔横



冯氏和她的孙子孝文帝拓跋宏先后主政。他们都推崇汉文化，极力推动鲜卑族制度和生活习惯的汉化改革。绘本中，鲜卑族小姑娘妙珠的汉人装扮就反映出这时期多民族迅速融合的事实。而伴随着民族的融合，佛教也逐渐本土化：云冈石窟二期的造像越来越贴近“本地人”，面容更加符合中原人的特征，袈裟也更像士大夫的宽袍大袖。这就是小石匠完成的“新样”。“新样”风格活泼，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变化，也融合了自然的美。从“古法”到“新样”，作者在故事中极其专业地呈现了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而通过佛教造像在中国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我们再次直观感受到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持续发展壮大的魅力。

面对如此宏大的主题，作者矜句饰字，试图在最凝练的语句中展现最大的丰富性。比如，开篇“公元460年的一天，小石匠跟着老石匠，和昙曜法师一起，登上平城西郊的武周山。”不到40字，却概括了两条重要信息：首先，引出了《魏书·释老志》中记载的昙曜五窟的由来——“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雕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其次，点明了云冈石窟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指出云冈早期洞窟的开凿工匠主要来自河西地区。

而最难得的是，这些知识虽然精深却被作者讲得轻巧又灵动。“叮叮，当当！清脆的斧凿声在石窟中回荡。”在他笔下，孩子们可以跟着小石匠在山岩间创造；叽叽喳喳，他们和小石匠一起在武周山上嬉戏，“看到了花草、小虫、流

云的美好”。因为这份活泼亲切，那些高大肃穆的佛像，那些遥远陌生的历史，便不再流于空洞，而成了孩子们和小石匠的共同记忆。从此，他们明白了大佛从无到有的过程，知道了从“古法”到“新样”的流变，懂得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发展，体悟到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借由为小石匠做传，郑岩把历史的写法翻转了过来，让“小人物”和小孩子站到了台前。他有温度的文字，不仅承载着对于历史的深刻思考和高度提炼，更浸润着对个体，特别是对儿童的观照。潜精积思，举重若轻，传承文化，以人为本，这是作者身为教育者的一片“匠心”。

当然，绘本是图文合奏、共同叙事的艺术。《小石匠》的绘者李星明显然领会了其中玄妙。古朴的选纸、巧妙的构图、细致的晕染，让书中的每一幅画面都达到了最佳叙述效果。而画面中的各种细节都经得住考古学家的考证。石窟的环境、建筑的结构、佛像的风格、车舆服饰的形制，无一不符合史实，甚至连人群中的一条狗都参照了北齐娄叡墓壁画。具体以绘本的第6个跨页为例，老石匠和小石匠在一天的劳作后坐在山顶吃饭，背景中烛光闪烁。看似闲笔的僧舍灯火，其实是绘者根据《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精心还原的最新考古成果。学者们曾对云冈窟顶陆续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北魏时期云冈山顶东、西部建有多处寺院，这一景象与现在云冈窟顶留存有明代云冈堡的景观大不相同。李星明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北魏时期的云冈窟顶，其用心用意之深可见一斑。

尊重历史，勤勉学习，保持专注，精益求精，这是绘者作为新生代艺术家的赤诚“匠心”。平行宇宙童书汇集了一批“匠里匠气”的人，他们历时近两年制作出了这本融合了学术和艺术的绘本，这种力求以文物为索引，帮助孩子找到历史、文化和自己的执着与用心，不也是对“匠心精神”的一次绝佳注解吗？虽然《小石匠》是一本轻盈的小书，背后却凝聚了无数“匠人”的心血，颇为厚重。如此苦心之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原创绘本的超高水准，其关注的主题、传递的精神、引发的思考，无疑是对文化传承的一次深度探索。



是。她把对生活的体恤和爱充实在自己的文字里面，从而在她的文字中会有不断闪烁的光。

《起飞，大鸟》具有幻美性——如果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幻美这个词的话。它的本质意味并不是止于对悬浮的强调，一种“脱离生活”的喜剧质感的强调，而是对平淡日常的诗性赋予，以及“理想之光”的有效注入。幻美，在我看来是对想象力轻盈的强调，它并不意味对生活重量的拒绝，更不意味它要规避一些更有重量感的东西。在贾为的《起飞，大鸟》中，“鸟太太”的苍老和孤独、爷爷的死亡和奶奶的怀念、戏班子中“小小子儿”的弱小和怯懦感，都强烈地存在着，它会在我们阅读的时候“不经意”地一下又一下地触动我们。

这里的重量和触动恰恰是贾为童话的魅力所在，她甚至在讲述的过程中“与众不同”地悄然加入了小小的苍凉感和一种旧物似的光晕，这也是我在前面提及的“悲悯”的所在。《爷爷船》集中言说的是对爷爷的怀念，一种属于成人世界的悲怆，但贾为处理得极有诗意和想象力，哀而不伤，巧妙动人，同时又能产生力量。

书讯

为了孩子 为了未来 ——第三届接力杯“双奖”截稿60天倒计时暨“双奖”成果巡礼

11月2日，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承办的第三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后文简称接力杯“双奖”）截稿60天倒计时暨“双奖”成果巡礼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郭书林、高洪波、李学谦、金波、曹文轩、薛卫民、陈晖、张国龙、纳纳、葛竞、陈香、冯臻、王璐琪等专家学者，以及施伟文、黄俭、白冰等主办方、承办方代表出席此次活动，部分嘉宾线上参与盛会。

接力杯“双奖”组委会秘书长、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介绍了自2017年5月启动以来，接力杯“双奖”的工作情况，第三届接力杯“双奖”截稿在即，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家、画家踊跃投稿，让更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成为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闪光基石。

“没有衰老，只有成长，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的福分。”金波谈到，儿童文学作家是用生命给孩子们带来感动和思考的儿童，儿童文学的真谛是先用作品感动小读者，然后再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帮助他们修身养性。曹文轩则特别指出了关注儿童文学短篇作品的意义，他表示，“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是由一个个板块、一个个点构成的。短篇就是面对这些点和片段，然后凝视它，仔细分析它，将它圆满叙述出来，描写出来。”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接力杯“双奖”能够激励更多写作者投身幼儿文学和儿童小说创作，希望更多儿童文学的新星能够跃然而出，希望有更多儿童文学新作璀璨闪光，照亮童年的每一个时日，滋润少年儿童的美好心灵。（教鹤然）

创作谈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曾写过：“宝藏就在梦想起始的地方。”有一天当我得知，我出生的小村子会被拆除，童年的蛛丝马迹会消失时，心底就涌起了浓浓的乡愁。在我奶奶的坟头被抹平的一刻，我出离家乡多年的心，开始在“白洋淀童年的秘密”系列童话书写中回归。《起飞，大鸟》就是以白洋淀为写作背景的童话集，包含三个以女孩小渔为主人公的故事，分别是《起飞，大鸟》《爷爷船》《蝴蝶杯》。

写《蝴蝶杯》时，回到童年，我们几个孩子像小耗子般在戏台底下钻来钻去，溜到后台看演员化妆，把团中系在袖口甩水袖。不过小时候不喜欢河北梆子，因为村里有人去世，会请一位穿白衣的女子连哭带唱，听了难过。河北梆子太悲凉了。长大后正月的一天，我路过一个山村，苍黄乡野，戏台上纯正的色彩热烈绽放，我明白了——村里人的春天都窝在戏台上呢，随着水袖的风起云涌会扩散到整个世界。是人们对美对春天对希望的渴求和久盼吧？沉睡的大地和沉闷的心灵是被“哐起抬起来”的锣鼓点丝丝弦声唤醒了童年留下的激越苍凉、近乎呐喊又悲忍的唱腔，化作了绕在心头的春风，是心底对生命的慨叹。

《爷爷船》中的马寨寨曾有四道门、四道桥，古时的名字叫“四门寨”，是远近闻名的排船之乡，这一篇是对排船匠人的书写，也是对“人有一天终究去哪里”的探问。我相信，每个故事都会自成一个世界，笔下的人物在那一方宇宙生机勃勃地成长、热气腾腾地活着。写作为有限的生命带来无限性和多维性，而童话写作，更在突破想象的藩篱和禁锢，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神奇。

神奇的种子，不在别处，就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从小跟奶奶长大，院子里有一棵400岁的老枣树，我出生在枣树下的东屋。我奶奶的妈妈也就是太姥姥的家就在村西的古塔旁，她是个小脚女人，瘦，衣服宽，穿黑裤子，裤脚上有绑腿，小脚像粽子。她慈祥温和，也有自己的倔强，到死头发都梳得光溜溜的，她就是《起飞，大鸟》中“鸟太太”的原型。每到大年初二，太姥爷会来喊我奶奶回家鸟。他只说一句话：“初二，家去吧。”他活到86岁，去世的前一天还下地，回来时摔倒在路边。

这些智慧的老人给我“守护”，文中起飞的“大鸟”，是澄澈的月亮，是厚重的大地，更是如同大地般默默无言的厚德之人。每块土地都会生出为她写作的人，我愿以文字做种子，像我的祖辈一样，勤勤恳恳耕作。

小时候村子很美，有一口口的池塘，我们当地人叫“大坑”，夏天放学回家，大水坑里叽里咕嘟都是光屁股“洗澡”的人，男人一个坑，女人一个坑。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的心和水土是如此亲近与相融。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人把天津运动鞋厂的机器引进三台，古塔下的院子成了第一家制鞋厂。经济的洪流开始蔓延，家家户户开起作坊式的鞋厂，我妈妈也把我弟一丢，去做生意了。妈妈是容城县的姑娘，长得漂亮，是村里第一个穿裙子的女子，但骨子里很爷们儿。她敢手阔荡，把家里生产的鞋卖到外地去，我和弟弟算是那个时代的“留守儿童”，小时候很想妈妈，也怨过她没给我足够陪伴，长大理解了，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她遇到很多难事，最严重的一次是从运鞋的卡车上摔下来，腰当下就断了，昏迷了很久。所以，我会看到人性的弱点，看到不断膨胀的欲望，但也有更深的懂得和悲悯从心底生出来。生活里遇到事儿我会问问自己“到底是初心，还是欲望”，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人们生活富裕了，同时失去了不少。欲望继续发酵，与经济发展的洪流相激荡。大大小小车从外地涌进，窄窄的泥土路尘土飞扬，鸟叫声听不到了，被咣咣咣的发电机声取代。风里不再是水汽、荷花香，而是鞋厂排出的废气。做鞋子需要一种材料叫“堂底”，堂底厂黑臭的水流进河里，河里没了洗澡的人，没了鱼，后来连水都没了，再后来，连干涸的大水坑都被填上土，盖了厂房。古塔顶的“三台文笔”还隐约可见，塔下却是一大群早早辍学的孩子。这是个人问题，也是时代发展问题，横向来看是全球性问题，深入历史纵向看是现代性问题，也是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问题，是素朴与感伤的问题。

近几年，家乡的环境越变越好，三台人除了欣喜社会的发展，也要面对现实生活。工厂不能办了，曾经的老板要为建好却无用的大楼还债，很多人外出打工，那些早早辍学的孩子今天已是成人。如同千百艘快艇哗啦啦哗啦啦驶过，水浪排涌激荡后，沉静下来的白洋淀人在深思。

我想家乡继而整个大地，都和奶奶、母亲一样，任孩子们无限索取，依然给出；千疮百孔，依然静默。再回村子，看到靠墙根晒太阳的老爷爷，挎着篮子赶集的婶子，骑着车子卖棉花的老爷爷，抱着孩子串门儿的小表妹。原来，和这土地一样，留下来的、离家的、逝去的、新生的、拆除的、建设的、喜乐的、悲伤的，每一样都是值得心疼的。我就想写他们，写的其实是自己。

重新发现家乡，童话就扎下根来，大地宽容丰饶得不可思议，从前的隔阂感消融了，开始享受写作的自在和文字中的回归，我要自己坦荡如这大地，用童话码成路，一字一字回家，对奶奶和故乡说“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古塔下跑出捉迷藏的孩子、河里钻出泥鳅般的小子，老戏台上“哐起抬起来”地唱起《蝴蝶杯》，干涸的河道重新涌起绿色流水，芦花小鸟“呼啦”变成了《起飞，大鸟》。我俯在大地上变成的大鸟上，发现——自己就是故乡。

家乡是时代中一只“起飞的大鸟”，有很多古老的村庄和生活方式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逝，有多少乡愁弥漫时空，就有多少心灵渴望回归故园。在生活的童话里，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化作坚实大地的一部分，给予心灵以慰藉和祝福。

我要好好写作，写得好些，再好些，当小村子要拆除的时候，人们说：“不要砍这棵400岁的枣树吧，枣树下诞生过给世界带来一点点欢喜的作家。”我常常是没有自信的，但现在我有一个大胆的心愿，写出长长久久活着的文字，送给孩子和所有童心！

童年故乡：梦想起始的地方

□贾为

徐敬敏绘·海豚出版社·2022年11月

《爸爸一起科学启蒙》系列绘本插图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二期

李学谦